

立的邊界漸漸模糊，網路社會中，個人既脆弱不堪卻又無比強大，真理貌似深沉卻又易流於表面，充斥著各種衝突與矛盾。《群島》一書談論的雖是網路現象，相關的問題放諸現實實則同樣存在，只是網路使其加速發酵，面目更顯可憎。種種問題之存在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修復式正義之必然、群眾暴力之必然、假訊息流竄之必然、反智社會之必然，皆是緣於人性本質，不發生於此亦發生於彼，胡晴舫恰好透過《群島》再次暗示了我們。

創作時胡晴舫總將自己擺放至相當疏離的觀察者位置，冷眼逡巡，化身出世者點評萬物。然而具有強烈犀利與冷峻作品風格的她，突然一回身，成為文策院首任院長，積極投入台灣文化生產圈中。文策院借重胡晴舫長期於國際文化與創投的經歷，希冀面對海外市場時她能協助台灣創作者及其文化產業找尋到自我定位，發揮優勢條件，藉此立足國際舞台，拭亮台灣的文化招牌；面向台灣文創界，則是由胡晴舫主事領銜文策院來擔任創作者、社會與資方之間的橋樑，整合各方資源與管道，打造一個彼此互利共生的良好文創生態圈。

張芳慈



圖3 張芳慈
提供／張芳慈

保持一顆詩心，散發恆星的光熱

2020年台北詩歌節以「所以我們發光」為主題，邀請客家詩人張芳慈擔任焦點詩人，身兼客家、女性、異鄉客等多重身分的她，與台北詩歌節主張具有多元、融合的文化創作特點相符合，期盼在疫情衝擊下，以創作者的光為世界帶來更多的溫暖。出身於台中東勢的張芳慈，即便因工作關係對於台北早已不陌生，但仍以外地者的角度為台北詩歌節帶來一首〈雲端台北〉，從圓山貝塚開始，行過日治街町，佇立於不義遺址前，一一細數台北的過往。

張芳慈曾被稱為「晚近客家代表詩人」，事實上她自認創作時並沒有預設任何的發言位置，不論是客語的運用、故鄉的關懷、台灣社會議題的關注皆出於不脫離現實的感受，一切本著所感所知而自然流洩低吟的詩句。因此在詩歌節「我／們的歌唱」講座中，張芳慈提及不論外界給予她什麼標籤，自始至終她是以一個「人」的角度來創作，無關族群、性別或是地域背景。以人為本，將自身的「我」投置於群體的「我們」之中，關切的眼光如光暈般層層遞進，甚至照拂到其他不常被注意到的他者與議題，使

得張芳慈的作品內容豐富且多元，例如〈出路〉、〈阿伯婆〉即在詩中將新住民與外籍移工的身影一併剪輯進去；〈牆〉論及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怪手伸入來——寫苗栗大埔事件〉則將鏡頭聚焦於苗栗張家，題材多變，詩作理性與感性兼具。

出於女性自覺與共感，張芳慈面對女性議題時創作的觸角得以伸展得更廣、更深，於作品中刻劃各形各色女性角色與處境，像〈甜板味〉描繪的是農業時代的客家婦女、〈阿娥个灶下〉以越南新住民阿娥為主角、〈阿姆介信〉中描寫識字不多僅會講客家話的母親藉書信表達對女兒的愛。不僅外在形象的細膩勾勒，女性內在心境與情慾流動，張芳慈亦掌握得十分精準，〈紅色漩渦〉道出女性在月經週期生理與心理的抗爭、〈月華〉則觸及到隱而不發的女性情慾。女性由內至外的各面向在張芳慈筆下如寶石般折射出各色光束，傳統女性屈服於現實的無可奈何卻又從中找到生存之道，柔順脆弱的外表下往往藏有堅韌的心志，詩作中不同光譜疊加之下的女性形象立體而飽滿。

張芳慈的創作生涯歷經幾次轉折，由華語詩轉向母語詩，從個人生命歷程的抒發走向群體社會的關懷，顯而易見她的詩路更為開闊豐沛，詩作透過文字、音樂、戲劇以及影像各種不同的演繹方式，發散出更為璀璨的光芒。

張貴興



圖4 張貴興
攝影、提供／陳文發

野豬持續渡河，橫掃文學大獎

張貴興憑藉著長篇小說《野豬渡河》橫掃各大文學獎項，繼去年囊括台灣文學獎·圖書類金典獎年度大獎、第43屆「金鼎獎·文學圖書類」、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後，嗣後2020年再奪下第7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及第8屆「紅樓夢獎」首獎。

《野豬渡河》一書以無比的情節張力及多重的感官刺激獲得各大文學獎評審的青睞，聯合報文學大獎評審之一王德威認為此書是「被提名作者的作品中跨度最大的」，指的不僅是情節發展，還有作品能激發讀者跨越人道、性別，甚至是任何歷史書寫上的種種思考。在張貴興的筆下天地不仁，所有萬物冥冥之中皆被反噬而滅，黯到盡頭仍不見光，作者在小說末連最後一點光亮都要將之掐熄，正符合他自己所認定的：「枯骨和地獄場景更能夠深鑿一個人的膚淺思維」。宛若黑洞的結局卻也讓部分評審持有不同的意見，「文學作品要讓人看了有希望，而不是絕望。」評審呂正惠如是道。只是對比於婆羅洲曾經被侵略、被殖民，乃至於被屠殺的實際經歷，小說中對於戰爭的血腥殘酷與蟄伏於人性之下的獸性描寫，孰更為真實